

割稻

□叶龙虎

通常来说,割稻是农家的孩子最早掌握的农活技巧。因为双抢时节,不仅仅是“鸡叫出门,鬼叫进门”,延长了劳动时间,而且还全员动员,男女老少都下田。双抢中,最简单的农活就是割稻,我十三四岁就开始割稻挣工分了。

家乡的割稻、割麦都不用镰刀,用一种带齿的月牙形的农具——“沙尖”。头一年的冬天,拉沙尖的师傅挨家挨户上门来收割钝了的沙尖,第二年早稻开割之前,拉得锋利如新的沙尖又送到了各自的家中。

割稻,就是用沙尖将水稻的根部割断,顺手在身后码放成堆。割稻者弯着腰、撅着屁股,随着“嗖嗖”的割稻声,他们的面前是挂着金黄色稻穗的直立的稻秆,身后却是一截截短短的稻茬和一堆堆横放整齐的稻捧。割稻不需要太大的力气,只要耐得住弯腰就行,割几行就直腰何时能割到头?一定要坚持一埭割到头,割到田埂再直腰。

割稻的另一个环节是脱粒。我经历过三种农具的脱粒。一种是稻桶脱粒,由稻桶、遮粮、扎篱组成,那时人小,我只会割,不会打稻。一种是用脚踏的打稻机,分单人打稻机和双人打稻机。脚踏打稻机要手脚并用,是割稻中最累的体力活。那时候,生产队割稻分操作组,人员自由搭配,一般劳力相当、关系融洽的人组合在一起。记得我最初的搭档是其根和两个女孩,都十五六岁,其中一个女孩后来成了我妻子。我们也学大人的样子,割倒一捧,将沙尖插在未割的稻根子边,从泥水里拎起稻捧,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近打稻机,脚使劲地踏,等打稻机的滚轮快速转动了,再将稻捧伸进去。最难的是拖打稻机。因为打稻机桶中有谷,在烂泥中陷得很深,我和其根拉,她们推,很难移动。毕竟人小力气单薄。拉的人弓着腰,头几乎要触碰到田水,推的人因为全力在推,等打稻机被拉出泥坑突然快速滑行的瞬间,常常会扑倒在地,弄得全身是泥浆。与其他操作组一样,凭挑到晒场的稻谷分量记工分,工分也不比其他的同龄人少。还有一种是电动的打稻机,省了脚踏,操作组也变大了,大人只管脱,妇女、孩子只管割。拖电动打稻机更累,稻桶一侧多了一只沉重的电动机,拖的时候还要有人收放皮线。电动打稻机脱粒,省了一份力气,多了一份危险。湿漉漉的开关常常会冒出火花,收放皮线时,也因为可能漏电感觉手发麻,总是让人担惊受怕的。

上午的八九点钟,田埂上陆续出现了拎着竹篮的人,大多是十来岁的孩子,也有拄着拐杖的老人。掀开竹篮上的毛巾,里边除了一碗点心还有一壶茶。点心以面条和泡饭为主,家里经济条件好一点的是大饼油条。泡饭就不用说了,面条的做法也很简单,放一点酱油是咸面,放一点糖精是甜面。那时候的食糖是凭票购买的,普通人家只能用糖精下面。

中午了,河塘上车盘头的楝树上,知了叫得声嘶力竭,头顶的太阳像火倒下来一样。挑着谷担到晒场,等仓库保管员岳田伯过了秤,满身泥浆的

我们就扑通一下跳进了河里。夏天的河水浅,田头回来的人多,河水都已经洗成泥浆了,没等走进家门,干了的皮肤上依然是东一块西一块的泥斑。只有在水库放水的时候,泡进河里才会感到清凉,才会洗得稍微干净点。

最可怕的是,上午刚割完稻子的田下午要翻耕,这块田的稻草正好分给我家,本该可以回家吃饭了,这时候就不得不重返稻田,忍着饥饿,踏着滚烫的田水,一趟又一趟把稻草背到河塘墩。新鲜稻茬的割口,还时不时戳到脚底,即便流血也只能忍着,坚持把稻草背光。实在忍不住渴,就在田里把飘浮物往边上拨一拨,捧起田水喝几口。

双抢时节也有很惬意很幸福的时光,那就是中饭后的两小时。狼吞虎咽般吃完中饭,拿一草席铺在地上倒头便睡,说实话,比现在躺在空调房间里席梦思上不知道要舒服多少倍。下午两点多钟,门口响起了出工的哨子,拿起笆筐上晒干了了的、上面还结了一层白白的盐霜的衣服,热烘烘地穿到身上,走向稻田,重复着上午一样的劳动。晚上收工,要等蚊虫乱撞你的脸,睁不开眼睛为止,这时候,月亮已经挂上树梢了。

如今,农业是机械化作业,也很少有农民会种双季稻,农村再也没有双抢这样热火朝天的场面了。但是,每到炎热的三伏天,当年双抢的景象仍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。我与妻说起,现在叫你去割稻还吃得消吗?她说:“人是靠磨炼的,时势让你割,你要吃饭就必须得割。”但不管怎么说,痛苦的经历也是财富,相信经过双抢的人,生活中不会再有不能吃的苦、不能逾越的坎。

收麦

□蒋杰

父亲把我领到一块地头,安排了几句话就走了,留下空荡荡的一片麦地。我愣住了:这么大的一块地,我得干几天才能收完呀?我该从哪里下手啊?“如果收麦的时候你嫌累,那么来年收成就不好。”爷爷经常这样说。是的,我不能喊累,今年一年我们全家人的口粮就靠这块地了,明年也是。但是我总可以选择从哪里开始吧。我从地的南头走到北头,大体丈量了一下,一边啃着大饼,一边心里默默地估算着。今天这一整天,这块麦地就是我的战场,我的武器是一把镰刀,还有一壶凉白开和两个又干又硬的大饼。

我最终决定从小洼地开始这一天的劳动。麦黄的时候,几乎就是一眨眼一转身的工夫,一块地一道梁一座山就都黄了,根本不留给你选择的机会。我站在地头的时候,整块地还在熟睡,月亮还在头顶。我蹲下去的时候,像是惊醒了梦中的麦子,麦浪一层一层荡漾开去,又像是幼儿园里欢笑着捉迷藏的孩子。我轻轻抚摸着麦穗,像是一个孩子轻抚母亲的秀发。

麦地不小,我一蹲下去麦地就把我藏起来了。风往一边吹的时候,麦穗沉甸甸涌向我。风往另一边吹的时候,我的眼前又全是亮晶晶光闪闪的叶子。都说是风把麦子吹熟了,我想,也是风,在我们的脸上吹出了皱纹,让我们变老,变得越来越经不起风吹。

麦熟时节,整个麦地里弥漫着一缕一缕麦子的芬芳,若即若离,时远时近,和着泥土的清香。左手拢齐,右手下刀,小心地堆放,扎捆……对于收麦,我是一个绝对的行家,我甚至知道怎样放置麦子们会感觉舒服,我也心里舒坦。

每一次割完一垄麦,我就从地头站起来看看天,看看剩下的麦子,顺便喝一口水或者发呆几分钟。爷爷说一个人干活最累,那是因为没有一个人和你说话,没有一个人会超越你或者会被你超越。这是最糟糕的。记得小时候,我一个人到山里去割草,整整一个上午都没有割满一筐——过那么几分钟我就习惯性地抬头看看周围有没有人经过,有个人说说话也好啊。四周静悄悄的,我干咳了几声,只听见山那边远远的地方传来回音。

麦地里窸窸窣窣地响,我站起身,以为一只野兔或者一只狐狸。我手里提着镰刀,蹑手蹑脚地循着声音走过去。走得很近了,才看清楚,原来是一窝野鸡。我怔住了。领头的野鸡已经发现了我,故意地远远看着我,时刻准备着发起进攻的样子。我站在麦垄里犹豫不决,手中握着的镰刀却慢慢松开了。我倒了半碗水放在麦地里。走吧,趁着天还没大亮就离开这片麦地吧,因为天一亮这块里的麦子就收了,你们就没有掩护喽。野鸡家族看也没看我的水碗,嘎嘎叫着一溜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……

这块地里有一座旧坟,不知是谁家的,好多年了也没见过有人来添土焚香过。我每一次半跪着经过的时候,都有意无意地看上一眼。一个人死了,就像一季的麦子收进了粮仓。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,我觉得我应该坐下来休息一会儿,吃点东西。我小心翼翼地坐在坟头,拿出水和干粮,掰几瓣干粮放在坟头,往坟头倒点水——可怜的人啊,死了,连他的亲人也忘了他!而对于我来说,坟头这棵半死不活的树正好给我提供了一个避暑的好地点。

天微微地暗下去的时候,我开始收拾散落在麦地里的麦捆。白天的时候大伙儿都忙着干活,谁也顾不上和谁打声招呼,月亮上来了才清楚看见。忙了一整天,该回家了,就听见山梁的这头有人喊一声,那边有人应一声,才知道原来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,还有很多人在麦地里。难得赶上今年这样一个丰收之年,收麦就像是一个最隆重的节日,也更像是一场战斗。

父亲说,收麦的过程就是从鸦雀嘴里夺食的过程,但是你要记住不能收得太干净。太干净了,鸦雀就没得吃了。我把麦捆认真地垛好,又特意留了一捆放在顶上。鸟儿们,希望来年还经常光顾我的田地,吃掉那些可憎的害虫。更希望,明年还是这样一个丰收年!

总第6356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: essay@cnhb.com.cn

